

《御碑亭》（一名：《金榜乐》；一名：《王有道休妻》）

主要角色

王有道：老生
 孟月华：正旦
 柳生春：小生
 王淑英：正旦
 孟德禄：丑
 孟明时：外
 孟夫人：老旦
 申嵩：老生
 进士甲：末
 进士乙：老生

情节

按此剧出处，本诸《今古奇观》。明时有王有道者，浙江金华举子也。岁甲辰，当大比之年，因晋京赴礼部试。家中止有一妻一妹。妹名淑英，尚未许字。妻孟氏名月华，颇贞静有淑德。会值清明，孟氏母家遣仆来迎月华归，偕同扫墓。孟月华以归宁后仅遗弱妹一人在家守户，故踌躇不愿去。既以孟庄距家甚近，计当日可归，遂姑往焉。及还家，已将薄暮。遂巡抵中途，忽又遇骤雨。见路旁一御碑亭，遂入避雨。不意同时复有一士子柳生春，亦入亭避雨。孟氏见之，局促不自安。私念彼此孤身，万一个儿郎稍涉轻薄，将奈之何。孰意柳生春举止厚重，谨默羞涩若处子，绝无丝毫苟且。孟氏心乃慰。待雨经宿，至天明，柳生春先行，孟月华始行返。既抵家，遂述诸小姑。既而有道归，王淑英竟诉之兄，且讽语诬蔑之。有道闻之，赫然怒，以为大辱，遂立缮休书，以计给之归。孟氏既抵母家，始知此行为大归。父母悉状，亦不免小诟詈之。孟氏百喙难辨，惟有含冤忍辱而已。后榜发，王有道及柳生春均获售。王有道且以南元及第。于是同年生循例谒座主。王有道适与柳生春同班。语次，座师诘柳生春生平有何积德。盖以柳生春作初无惊人处，惟其卷三弃之而仍三杂其中，故异而取之。柳生春遂以御碑亭避雨告，曰自意仅此一事耳。座师乃颌首称善。王有道闻语，方知孟氏之被屈，而自悔前举之过于孟浪也。既归，遂亲往谢罪，重迎孟氏回家，夫妻和好如初。而即以妹子淑英，许嫁柳生春为妻焉。

注释

此剧为贵俊卿之拿手。其缮书休妻，及得报及第时，描摹喜怒情状，颇有酸丁气味，深和读书人身分，是真能将剧情体会入微者。曩见菊仙孙供奉演此，可称庸中佼佼，无懈可击。此次王凤卿梅兰芳来沪，于第一台合唱是剧，尤有珠联璧合之妙，洵可贵也。

根据《戏考》第五册整理

【第一场】

(二堂役、申嵩同上。)		
申嵩	(引子)	君正臣贤，享太平，盛世丰年。
	(念)	文章正事两评论，不负祖宗与国恩。犹恐此心终未尽，夜间常自暗思忖。
	(白)	下官申嵩，乃南直人也。进士出身。官居礼部。今乃甲辰科举，会试之期。蒙圣恩钦点我为贡主总裁之职。自应封门回避，收拾入帘。
		来，
二堂役	(同白)	有。
申嵩	(白)	应科行囊，可曾搬去？
二堂役	(同白)	搬去了。
申嵩	(白)	吩咐外厢开道贡院。
二堂役	(同白)	开道贡院。
(【牌子】。四红文堂、四青袍自两边上，引申嵩同下。)		

【第二场】

(王有道上。)		
王有道	(引子)	磨穿铁砚，这襟怀，须让前贤。
	(念)	读尽四书身复寒，满腹文章不为官。月中丹桂想攀易，金殿鳌头独占难。
	(白)	在下王有道，浙东人也，寄居金华。父母早逝，荆妻孟氏，十分贤德。妹子淑英，聪敏伶俐，年方一十八岁，尚未许字。想我苦读经纶，功名未能上进。今当会试，自应打点进场，不免将孟氏、妹子唤出堂前，嘱咐一番，也好入场。娘子、贤妹哪里？
(孟月华、王淑英同上。)		
孟月华	(白)	亲操井臼侍衾稠，
王淑英	(白)	静隐纱窗花倦柔。
孟月华	(白)	吓，官人。
王淑英	(白)	哥哥。
王有道	(白)	娘子、贤妹，一同坐下。
孟月华、		
王淑英	(同白)	唤我等出来，有何话说？
王有道	(白)	非为别事，今乃会试之年，唤你们好好看守门户，我要入场会试。
孟月华	(白)	恭喜官人。今科入场，必定高中。
王淑英	(白)	哥哥，我嫂嫂备得有酒，与哥哥庆贺。
孟月华	(白)	奴家把盏。
王有道	(白)	哈哈哈，足见诚心，我且立饮三杯。
孟月华	(西皮慢板)	奴这里夫妻情把盏奉敬， 你本是清风客谪仙之人。 但愿得入科场百事利顺， 准备着显父母改换门庭。
王有道	(西皮慢板)	谢谢你贤德心喜之不尽， 这一回必定要鱼跳龙门。
孟月华	(西皮慢板)	二杯酒请官人须要饮尽， 预贺喜以表我夫妻之情。
王有道	(西皮慢板)	论恩爱说情义我自当饮， 断不能辜负你敬爱之心。
王淑英	(西皮慢板)	自幼儿父母亡我自惨悯， 兄和妹好一似孤雁失群。 今喜得我哥哥才如锦绣， 这杯酒但愿你早跳龙门。
王有道	(西皮快板)	贤胞妹你爱我手足情份， 猛想起父母恩无限伤心。 这一科金榜上若有名姓， 终不愧王有道苦读五经。 施一礼辞妻妹竹篮拿定，
(王有道提篮。)		
王有道	(西皮快板)	赴闹场好一似平步登云。
(王有道下。)		
孟月华	(西皮原板)	我丈夫也称得博古学问， 此一去必定要鱼化龙门。
王淑英	(西皮原板)	那时间我嫂嫂诰命封赠， 打点起精神来要做夫人。
孟月华	(西皮原板)	贤妹妹休取笑一同欢庆， 且坐下作针旨散闷谈心。
(孟德禄上。)		
孟德禄	(西皮原板)	才离了孟家庄不多路远， 不觉得又到了姑爷家门。

孟月华 (西皮原板) 用手儿推推门关得甚紧，
 孟德禄 (白) 扣门者好一似山烈雷鸣。
 王淑英 (白) 开门。
 孟月华 (西皮原板) 快去问来。
 (白) 忙移步走近前隔门相问，
 是哪个？
 孟德禄 (西皮原板) 孟家的德禄到有话来云。
 孟月华 (西皮原板) 却原来蠢小廝前来则甚，
 我这里且开门问他何因。
 孟德禄 (西皮原板) 见姑娘忙向前把安来请，
 老员外和安人差我来临。
 孟月华 (白) 老员外和安人差我来临。
 孟德禄 (白) 你来则甚？
 孟德禄 (白) 员外、安人，说清明佳节，叫我来接你回去，上坟祭祖。
 孟月华 (白) 原来为此事而来。吓，德禄，你姑爷入场会试去了。我若回去，只剩姑娘一人在家。无人照管门户，难以回去。
 孟德禄 (白) 姑娘你这话说错了。不过半天功夫，祭祖后，就好回来。又不要你久住在家，还有小姑娘照管门户。你这一说，你们姑娘出了嫁，难道不回家祭祖么？
 王淑英 (白) 吓，嫂嫂，既是员外接你回去祭祖，半天功夫，就好回来。何必叫这小廝，在此胡言乱语。
 孟月华 (白) 如此你好生看守门户，我去去就来。
 王淑英 (白) 嫂嫂放心，门户有我照应。
 孟月华 (西皮原板) 姑娘吓，
 为祭祖不敢违父母之命，
 却不该抛别你照管门庭。
 你在家必须要小心谨慎，
 你放心去罢。
 王淑英 (白) 祭祖毕即便回你且放心。
 孟月华 (白) 快点走，出城还有三四里路，天不早了。
 (孟德禄引孟月华下。)
 孟月华 (西皮原板) 如此走吓。
 王淑英 (西皮原板) 急忙忙奴这里闭门要紧，
 绿窗下刺针旨爱惜寸阴。
 (王淑英下。)

【第三场】

(柳生春上。)
 柳生春 (西皮原板) 都只为祭祖先上坟要紧，
 (白) 心儿里犹恐误入场点名。
 (西皮原板) 小生柳生春。幼习孔孟，因为功名心胜，特来城外祭祖上坟，必要赶回入场会试。吓，看这日色昏沉，必要降雨，不免赶紧回去便了。
 祭祖先急赶回功名要紧，
 见红日又昏沉怕雨降临。
 (柳生春下。)

【第四场】

(孟明时、孟德禄引孟夫人、孟月华同上。)
 孟明时 (西皮原板) 叹世人在阳间何必争论，
 看起来净都是黄土新坟。
 我二老无子嗣终身怨恨，
 幸得有孝顺女半子收成。
 孟夫人 (西皮原板) 都只为前世里未曾修行，

孟月华 (西皮原板) 是所以到今生无子伶仃。
我和你归家去同女欢庆，
暂逍遙且开怀以度光阴。
二爹娘休得要心忧烦闷，
虽无子有女儿便是亲生。
愿爹娘福寿全无灾无病，
(孟德禄叹。)

孟德禄 (西皮原板) 言谈间已到了自己门庭。
(白) 到了家了，请进去罢。

孟明时 (白) 咳，
(念) 每到清明祭祖先，堂前花底化冥钱。哭罢回来魂飞断，
孟夫人 (念) 一杯水酒又一年。
孟明时 (白) 一同坐下叙话。

孟夫人、孟月华 (同白) 告坐。
孟明时 (白) 吓，安人，想我孟明时，并无过恶，如何无子，将来百年之后，何人到坟前祭扫？

孟夫人 (白) 员外每缝祭祖回来，就有许多浮话，难道女婿不是亲人么？我二老去世，女儿、女婿，岂无祭物前来祭扫，何必犹慮呢。

孟月华 (白) 二爹娘但放宽心，倘若二老爹娘百年之后，女儿自然尽心孝敬。
孟德禄 (白) 是吓，还有我呢怕什么。

孟明时 (白) 不许多口。
孟月华 (白) 吓，爹娘上坟已毕，孩儿要回去了。
孟夫人 (白) 转回家来，饭都未曾吃，就要回去了？
孟德禄 (白) 好容易接你回来，连饭也不吃，就要回去了？
孟夫人 (白) 你日久未曾回家，母女未曾谈心，必须要多住上几日才好。
孟月华 (白) 母亲有所不知，你女婿进场去了。妹子一人照应门户，为此放心不下，必要回去才好。

孟德禄 (白) 姑娘总要多住几日回去罢。
孟月华 (白) 德禄你是亲眼得见，姑娘一人在家，我不能放心。怎么你也不晓得么？
孟明时 (白) 既然留你不住，德禄去雇轿来，送你姑娘回去罢。
孟德禄 (白) 员外，今日雇不出轿来。
孟明时 (白) 为何？
孟德禄 (白) 今日清明佳节，家家都要上坟。
孟夫人 (白) 也罢。德禄还是你送姑娘回去罢。
孟德禄 (白) 哟，是了。吓哎吓，肚子疼死我也。
(孟德禄下。)

孟明时 (白) 儿吓，德禄肚子疼痛，不能送你回去，如何是好？
孟月华 (白) 呀。
(西皮摇板) 这小廝装肚疼实在可恨，
不过是留我住不放回程。
他那里怎知我心中要紧。
(白) 有了。
(西皮摇板) 假意儿不回去我便独行。
(白) 吓，爹娘，孩儿暂且住下，明日回去就是。
孟夫人 (白) 这便才是。
孟月华 (白) 哎吓，我肚子也有些疼起来了。要到后院走动走动。
孟夫人 (白) 儿吓，你也肚子疼起来。如此到后院走动走动罢。
孟月华 (白) 哎吓，疼死我也。
(西皮摇板) 因何故一时间肚疼难忍，
莫不是德禄儿传染之瘟。
急忙忙到后院行动散闷，
(白) 呀，

(西皮摇板) 此时间我即刻回转家门。
 (孟月华下。)
 孟明时 (西皮摇板) 果然是养女儿总是外姓，
 再三说留不住回转家门。
 我当初言和语全然不信，
 到如今眼睁睁无有后根。
 劝员外休得要闲言谈论，
 劝员外费资财娶妾图生。
 儿女事皆因是前生注定，
 又何须埋怨我无用之人。
 (丫鬟上。)
 丫鬟 (白) 启员外、夫人：姑娘开了后花园门，逃回家去了。
 孟明时 (白) 哦，姑娘开了后花园门去了？
 丫鬟 (白) 正是。
 (孟德禄上。)
 孟德禄 (白) 待我赶她回来。
 孟夫人 (白) 好吓，你去赶她回来。
 孟明时 (白) 不许赶她回来，哪个大胆前去赶她回来！
 (西皮摇板) 养女儿是外姓走是不论，
 你们去赶她回却是怎生？
 少多言进门来各自安静，
 好好的上坟回口舌不宁。
 孟夫人 (西皮摇板)
 (众人同下。)

【第五场】

(孟月华上。)
 孟月华 (西皮摇板) 脱离了孟家庄悄悄前遁，
 心着急留妹妹独守家门。
 步匆忙只走得两足劲尽，
 (雷电抄下。)
 孟月华 (白) 呀！
 (西皮摇板) 又只见狂风起大雨来临。
 (白) 咳，我好错也，只顾心内着急，瞒住父母赶回。不想行至中途，这样大雨，如何是好？
 (西皮摇板) 呀，前面有一御碑亭，且到里面，暂躲一时，但等雨过，再走便了。
 悔不该在娘家一时急往，
 岂知道半路中大雨来临。
 进亭中暂躲避等候雨停，
 但愿得风云散一时就晴。
 (柳生春上。)
 柳生春 (西皮摇板) 正行间猛然的大雨一阵，
 只落得湿衣衾遍体寒浸。
 忙进那碑亭中避雨藏隐，
 (孟月华、柳生春对看。)
 柳生春 (白) 呀！
 (西皮摇板) 见一位女娘行先在此存。
 (白) 哎呀，且住。不想这样大雨，指望到亭内躲避，谁知先有一位女娘子在内。也罢，我就在这亭外躲避便了。
 (雷电过场。【起初更鼓】。)
 柳生春 (白) 呀，听谯楼打初更，雨又不住，看来定要耽误功名也。
 (西皮慢板) 入科场我不该上坟则甚，
 既上坟我就该早早进城。

慢耽误偏遇着雷雨一阵，
这一科我无有黄甲之名。

(『起二更鼓』。)

孟月华 (白)
(西皮慢板)

呀，
耳听得更鼓响人不见影，
这雷雨又不住却是怎生。
倘此人起下了不良之心，
那时节才叫我喊叫无门。

(功曹上。『起三更鼓』。)

柳生春 (西皮二六板)

这大雨起一阵紧似一阵，
脱下衣衫垫灰尘。
石板之上权坐定，
手摸胸膛自思情。
三更人烟俱消净，
男女孤存在碑亭。
礼法嫌疑当要紧，
我淫人妇妇淫人。
感应篇上答报应，
读书之人要志诚。
戒之在心我拿稳，
怕什么男女夜黄昏。

(土地上。『起四更鼓』。)

孟月华 (西皮二六板)

鼓打四更心不定，
思前想后胆怕惊。
若是此人不端正，
岂不失了贞节名。
莫非前世有缘分，
今朝一宿在碑亭。
他若问我名和姓，
须当说假莫说真。
只好叫天自由命，
为怨风雨不住声。
大家保全存德幸，
归家焚香谢神灵。

(『起五更鼓』。功曹、土地同下。)

柳生春 (西皮快板)

大雨已住风凉净，
云开雾散听五更。
立起身来朝外望，
远远似觉有人行。
我要小便急得紧，
何况先来女钗裙。
称此方便礼因隐，
远去他乡好施行。

(柳生春下。)

孟月华 (西皮快板)

此人已去心放定，
几乎逼坏女钗裙。
东看西望不见影，
十分急处一时轻。
整顿衣衫重又进，
那人不来算志诚。

(孟月华下。)

【第六场】

(功曹、朱衣神同上，过场，同下。)

【第七场】

(堂役引申嵩同上。)	
申嵩 (白)	各房官呈递荐卷。
龙套 (内白)	各房官呈送荐卷。
堂役 (白)	各房官呈送荐卷。
申嵩 (白)	有请。
堂役 (白)	有请。
(四房官同上。)	
四房官 (同白)	大人在上，房官参拜。
申嵩 (白)	少礼。
四房官 (同白)	俱有荐卷，乞为取中。
申嵩 (白)	连日辛苦，回房安歇。
四房官 (同白)	谢大人。
(四房官同下。)	
申嵩 (白)	吩咐众举交卷。
堂役 (白)	众举交卷。
(四考生自两边分上，同交卷，同下。)	
申嵩 (念)	龙蛇笔墨扬飞舞，锦绣珠玑照眼明。
(申嵩看卷。)	
申嵩 (白)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所求以观人，而其品各著矣。副求者人心之见端也。人与己分，而君子小人之品著，可不慎哉。"
	哦，此卷可以。
(申嵩取卷。)	
申嵩 (白)	"验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
	咳，此卷弃之而已。
(申嵩掷卷，取卷。)	
申嵩 (白)	"正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趋异而品亦分，惟争于所求焉。"
(申嵩笑。)	
申嵩 (白)	此卷甚佳，可以取中。
(申嵩取卷。)	
申嵩 (白)	"验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
	吓，此卷方才看过，弃于落卷之中，如何仍在案桌之上？实不能取。
(申嵩掷卷，取卷。)	
申嵩 (白)	"示君子小人之分，须于所求定之也。"
	唔，此卷亦好，可取二名。
申嵩 (白)	"验人品于所求，可以得其用心之所在矣。"
	吓吓，此卷连掷二次。为何仍在桌案之上？哦，想是此人必有阴骘，鬼神点掇，也是有之。待我仔细摩勘。
(堂役上，奉茶。)	
堂役 (念)	开卷用两眼，明心一盏灯。
(白)	打鬼，打鬼！
申嵩 (白)	哎，什么有鬼！胡说！
堂役 (白)	分明见一个穿红的老者，在大人身后，喜笑颜开，岂不是鬼么？
申嵩 (白)	胡说，下去！
堂役 (白)	是是是。唬死我也。
(堂役下。)	
申嵩 (白)	哎吓，且住。方才听堂役之言，乃是朱衣神点掇。此人文章虽弱，阴骘浩大。为取中榜尾，候参揭时，须待问个明白。
	来，将卷交付提调官，收好出示，候龙虎日发榜。
堂役 (白)	是。

申嵩 (白) 正是：
 (念) 选择栋梁为国佐，栽种桃李填门墙。
 (申嵩、堂役同下。)

【第八场】

(孟月华上。)
 孟月华 (白) 走吓。
 (西皮摇板) 进城来不见日天还尚早，
 到门前轻轻的用手叩敲。

(王淑英上。)
 王淑英 (西皮摇板) 我嫂嫂回家去上坟祭扫，
 原说是半日回为何一宵？
 想必是她爹娘留宿住了，
 好叫我五更起独坐无聊。

孟月华 (白) 贤妹开门。
 王淑英 (白) 呀。
 (西皮快板) 天才明是何人来得甚早？
 孟月华 (白) 为嫂的回来了。
 王淑英 (西皮快板) 却原来贤嫂嫂开门观瞧。
 孟月华 (白) 吓，你回来的早吓。连夜回来，什么缘故？
 (白) 妹妹吓。
 (西皮快板) 挂记你冷清清一夜烦恼，
 奴这里忙陪罪再叙根苗。
 (白) 只因惦念于你，上坟之后就要回来。爹娘再三留住。我尤恐寂寞了你一人在家，
 故而瞒着爹娘，开了后花园门，急急赶行。行至中途，忽然狂风暴雨，即在
 御碑亭躲雨。不想随后进来一个年少书生。

王淑英 (白) 吓吓，哎吓。那书生他也到亭子上来了。吓吓，他便怎样？
 孟月华 (白) 好个少年志诚书生，两人对坐一夜，我心中十分着急。
 王淑英 (白) 那亭子里就是你二人么？
 孟月华 (白) 大雨倾盆，并无别人。
 王淑英 (白) 四野无人，你们孤男寡女，难道不曾说话么？
 孟月华 (白) 妹妹吓！
 (西皮摇板) 那书生守礼法世间稀少，
 男共女暗室中好似木雕。
 只坐到天明亮云开日照，
 同起身上阳关各自开交。

王淑英 (白) 你说这句话，谁都不信吓。
 (西皮摇板) 岂听你言和语令人好笑，
 哪里有柳下惠不动心稍。
 喜的是无人知回家甚早，
 若被人说破了一场胡嘲。

孟月华 (西皮摇板) 贤妹妹休得要胡言乱道，
 天地间有鬼神祸福难逃。
 若污秽那书生名节是小，
 奴岂是淫贱女水流花漂。

(孟月华哭。)
 王淑英 (白) 呷！
 (西皮摇板) 奴这里无非是一言谈笑，
 贤嫂嫂你何必性急嚎啕。
 (白) 走近前施一礼恭身拜倒，
 (西皮摇板) 嫂嫂吓，
 怨小妹从今后言不乱摇。

孟月华 (白) 妹妹吓，
 (西皮摇板) 并非是为嫂的不经顽笑，
 一句话非等闲岂能容包。
 王淑英 (白) 这回饶了我罢，往后不说了。
 孟月华 (白) 这便才是。我想昨夜令人提心吊胆，要题诗一首。
 王淑英 (白) 好吓，嫂嫂请题。
 孟月华 (念) 一宵云雨正掀天，并赴阳台了宿缘。深感重生柳下惠，
 王淑英 (白) 嫂嫂，我来添这一句：
 (念) 嫂嫂好比玉婵娟。
 孟月华 (白) 我身子疲乏得紧。
 王淑英 (白) 你去睡一会罢。
 (孟月华、王淑英同下。)

【第九场】

(王有道上。)
 王有道 (西皮摇板) 三场举似觉得文章高兴，
 放彩牌喜呵呵出了龙门。
 归家来与妻妹同叙欢庆，
 转过了几条街便是家门。
 (白) 开门来。
 (王淑英上。)
 王淑英 (西皮摇板) 家无人偏偏的嫂嫂有病，
 忙移步到门边问是何人？
 是谁？
 王有道 (白) 是我回来了。
 王淑英 (白) 原来是哥哥回来了，待我开门。哥哥请进。
 王有道 (白) 你嫂嫂哪里去了？
 王淑英 (白) 嫂嫂因被雨得病，如今睡卧在床。
 王有道 (白) 你嫂嫂在何处被雨，身得疾病？
 王淑英 (白) 哥哥吓，
 清明节孟员外祭祖要紧，
 命德禄接嫂嫂回去上坟。
 事完毕她念我一人而奔，
 半途中又遇着大雨倾盆。
 王有道 (白) 你嫂嫂既遇大雨，就该寻一个所在避雨才是，何必冒雨而归，成什么样儿。
 王淑英 (白) 她躲在那御碑亭内，不想又来了一个后生。
 王有道 (白) 哎吓，她就该跑回来才是。
 王淑英 (白) 那雨越下越大，怎么样走呢？
 王有道 (白) 你嫂嫂便怎么样呢？
 王淑英 (白) 我嫂嫂吓，
 我嫂嫂她本是贞节烈女，
 那书生也算得恭谨志诚。
 他比那柳下惠一宿未问，
 到天明上阳关各奔前程。
 王有道 (白) 这是何人告诉你的？
 王淑英 (白) 嫂嫂回来对我说的。
 王有道 (白) 暧昧不明。有何为证？
 王淑英 (白) 嫂嫂亲自题诗一首在此，以表节烈之心。
 王有道 (白) 唔唔，念我听来。
 王淑英 (念) “一宵云雨正掀天，并赴阳台了宿缘。深感重生柳下惠，”
 (白) 我替嫂嫂添上一句：
 (念) “嫂嫂好比玉婵娟。”

王有道	(白)	呸!
	(西皮摇板)	听一言急得我火烧双鬓， 诗和语赴阳台必有淫心。 我欲待打进去将她查问， 哥哥不要生气，这是我挑起是非来了。
王淑英	(白)	唔， 这桩事闹起来脸面何存?
王有道	(白)	罢了吓，罢了。想这件事，如若闹将起来，不成体面。若隐而不言；岂不成了此道。咳，也罢，不免写下一封休书，紧紧密封，唤这贱人出来，就说她爹娘得了疾病，接她回去，免得无耻。
	(家院上。)	
家院	(白)	老奴病好，前来消假。
王有道	(白)	吓，苍头，快去雇乘车辆前来，送大娘孟家庄去。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	
王有道	(白)	哎吓，方才是你多口，惹出这桩事来。从今以后，要你闭口无言，才是我的妹子。
王淑英	(白)	咳，我还敢多口么。
王有道	(白)	着吓。看笔砚伺候。
	(西皮慢板)	王有道提笔泪暗忍， 我难舍夫妻结发情。 实指望同偕直到老， 又谁知半途风波生。 非是我一旦多薄幸， 白纸黑字写分明： 御碑亭男女共躲雨， 这其中必有暧昧不明。 从此休妻任改姓， 割断丝罗永分离。 写罢休书画押印， 密密封好待她行。
	(西皮摇板)	唤你嫂嫂出来。
王淑英	(白)	是。
	(西皮摇板)	回头便把嫂嫂请， 哥哥请你出房门。
	(孟月华上。)	
孟月华	(西皮摇板)	正在疲倦心烦闷， 忽听妹子唤一声。 强打精神来扎挣， 官人， 文章得意可称心？
王有道	(白)	文章么，颇还得意，有一事替你着急。
孟月华	(白)	何事着急？
王有道	(白)	我方才出场回来，遇见你家爹娘跟前小厮德禄，慌慌张张，说道员外安人，因你不辞而行，二老吵闹一场，身得重病，卧倒在床，故此接你回去。我叫他先回去了。我已吩咐苍头，雇车去了。你赶速回去，安慰你父母才是。
孟月华	(白)	哎呀，爹娘吓， 这是女儿违孝敬， 不该说谎不别而行。 连累爹娘得重病，
	(西皮摇板)	
	(家院上。)	
家院	(白)	车辆到。
王有道	(西皮摇板)	车已到门候你行。

孟月华 (白) (西皮摇板)
 这是别人书和信，
 好好寄与你双亲。
 是。
 心慌意乱站不稳，
 吩咐相公且安身。
 小妹年幼你照应，
 哎呀，
 悲悲切切上车行。

(孟月华下。)
 王有道 (白) (西皮摇板)
 咳。
 从前恩爱一时尽，
 若要相逢万不能。
 结发一世皆有定，
 我的妻吓，
 你又何必假泪淋？
 劝你以后休怨恨，
 还须打点取新人。

(王淑英下。)
 王有道 (西皮摇板)
 这是我家门遭不幸，
 独意休妻心不宁。
 思想恩爱泪难尽，
 孤单悽悽闷愁人。

(报子上。)
 报子 (白)
 王有道 (白)
 报子 (白)
 王有道 (白)
 报子 (白)
 王有道 (白)
 (报子上。王有道笑。)
 王有道 (念)
 (白) (西皮摇板)
 里面有人么？
 是哪个？
 报禄的。
 王有道可中了么？
 中了。
 拿报单来我看：“因报贵府第老爷王有道，取中甲辰科第二名进士。”哈哈，
 我中了！
 小人叩喜。
 有劳你们了。喜钱今日不便，改日多多重赏。
 多谢老爷。

(王有道下。)

【第十场】

(孟明时上。)
 孟明时 (念)
 (孟夫人上。)
 孟夫人 (念)
 孟明时 (白)
 孟夫人 (白)
 孟明时 (白)
 我因无子徒自伤，
 思想叫人两泪汪。
 我说养女是外姓，你说养女也强。昨日归来上坟，留住一宿，她还从后门走了。
 眼前尚然如此，将来你我一死，她还记得前来烧钱化纸么。
 呵，这话真糊涂了。女儿家，生而在家。既已出嫁，自然记家，你又何必絮絮
 叨叨。
 咳，我也不过闲话而已。

(孟月华上。)

孟月华 (白) 走吓。

(西皮摇板) 父母有病儿着紧，

(白) 呀，

(西皮摇板) 进门不见怨嗟声。

(白) 吓吓，爹娘好了，女儿造化。

孟明时、

孟夫人 (同白) 你因何而来？

孟月华 (白) 闻听爹娘抱病，差人接儿回来探望。今日爹娘病体痊愈，岂不是造化吓？

孟夫人 (白) 这是鬼话了。

孟明时 (白) 我二老未病，也未差人接你。

孟夫人 (白) 儿吓，你到底为何而来？

孟月华 (白) 女儿中途遇雨，正卧在床，你女婿出场回来，他说爹娘病重危急，雇车叫我回来。还有别人的书信，寄与爹娘观看。

孟明时 (白) 这有奇吓，拿书来我看。“孟翁明将来开拆”。

(孟明时拆信。)

孟明时 (白) “瓜田李下由生嫌，漏网仍别无一语——王有道休妻孟月华，恩爱夫妻断丝罗。”这是什么缘故？你自己看来。

孟月华 (白) 待我看来。

(孟月华看信。)

孟月华 (白) 哟吓！

(西皮导板) 一见休妻如刀绞，

孟夫人 (白) 从何而起？

孟月华 (西皮摇板) 只为归家那一宵。

行至中途风雨到，
躲避碑亭惹祸苗。

孟夫人 (白) 半途躲雨，往往有之，怎么惹起祸来？

孟月华 (西皮摇板) 忽有书生也躲雨，

孟夫人 (白) 便怎么样？

孟月华 (西皮摇板) 两下无言坐一宵。

(哭) 清清白白对天表，

(西皮摇板) 娘吓，
谁知疑心起波涛。

孟夫人 (白) 吓！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心烦恼，
无故休妻为哪条。

(白) 儿吓，
(西皮摇板) 为娘前去替你闹，
(白) 住了。

(西皮摇板) 万事必须忍为高。

孟明时 (白) 我且问你，倘若女婿一口咬定，黑夜之间，孤男寡女，嫌疑莫分。这样言语出口，你拿何言答对，你我脸面何存？不如不去的好。

孟夫人 (白) 难道就罢了不成？

孟明时 (白) 万事久而自明，日后自有相逢之期。

孟夫人 (白) 这是王有道疑心不过了。

孟明时 (白) 不必闲话。备酒与女儿消愁解闷。

孟月华 (白) 多谢爹娘。

(西皮摇板) 皆因女儿命不好，
连累双亲费心劳。
此事未知何日了，

孟夫人 (白) 儿吓！
(西皮摇板) 暂且在家住几宵。

(孟明时、孟夫人、孟月华同下。)

【第十一场】

(申嵩上。)

申嵩 (引子) 皇恩浩荡，知贡举，桃李门墙。
(念) 场中锦绣千万篇，暗里阴骘一点前。不道珠玑凭眼力，珊瑚网下尽名贤。
(白) 老夫申嵩，蒙调内帘。本房取中四名进士。内有一卷，掷落三次，仍在桌案，不知何故。若无阴骘，焉得鬼神暗护。日后必为国家栋梁。是我将此人取中榜尾，待见谒时，须要细细诘之便了。

衙役 (内白) 新进士谒见。
申嵩 (白) 有请。
衙役 (内白) 有请。
(王有道、柳生春、二进士同上。)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念) 昨日寒儒谁问姓，今朝显耀便知名。
(同白) 老恩师请上，待门生等参拜。
申嵩 (白) 只行常礼罢。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念) 桃李公门姓氏香，提拔之恩日月长。
申嵩 (念) 英才皆可入天榜，尽为国家作栋梁。
(白) 来，看座。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老恩师在上，门生等待立听教。
申嵩 (白) 话长请坐。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如此谢坐。
申嵩 (白) 我看四位英标卓越，抱负不凡，尽是台阁之品。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皆赖老恩师提拔之恩。
申嵩 (白) 不知哪位是柳贤契？
柳生春 (白) 门生柳生春。
申嵩 (白) 哟吓，柳贤契，你平生可有阴骘之事，可告我知。
柳生春 (白) 门生家业寒素，德薄才庸。蒙恩师山斗之恩，开及意外。生思并无阴骘。
申嵩 (白) 实不相瞒，贤契之卷，已掷落三次，而复在桌案。若无阴骘，焉得鬼神护佑。你我既为师生，何妨直言，以释我疑。
王有道、
二进士 (同白) 是吓，年兄当直言之。
柳生春 (白) 是是是。哦，自思别无阴骘。自幼尊奉太上感应篇，道“万恶淫为首”。因入场之先，曾去上坟，在这城外御碑亭避雨。有一妇人已先在内。欲向外避，怎奈大雨倾盆。无奈在廊下站立，候至雨过天明。二人虽共一宵，并未交言。此事未知可是阴骘否。
申嵩 (白) 暗室之中，不欺名节，这阴骘大矣。
(申嵩笑。)
申嵩 (白) 贤契可为君子也。
王有道 (白) 吓，年兄你可知那妇人姓氏否？
柳生春 (白) 暗室之中，并未交言，怎知姓氏。
王有道 (白) 吓，老恩师吓，柳年兄，那妇人就是贱内。
申嵩 (白) 好吓，如此贤德烈女，却也难得。
王有道 (白) 吓，柳年兄吓，老恩师。门生见诗心疑，有三字不明，竟将她休弃了。

申嵩 (白) 咳，贤契差矣。适听柳年兄之言，正是正人烈女。如今屈被休弃，令人酸鼻。既如此，何不赴罢琼林之后，须接令正回去才是。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年兄得意之中，岂可辜负糟糠。琼林之后，弟等同往迎接令正，负荆请罪。

申嵩 (白) 好吓，琼林已毕。你等同去迎接便是。

王有道、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门生等告辞了。

王有道 (念) 桃花浪暖锦袍新，
进士甲 (念) 新沐洪恩赋上林。
柳生春 (念) 愿得文章依字下，
申嵩 (念) 俱是鳌鱼背上人。

(王有道、柳生春、二进士同下。)

申嵩 (白) 哈哈，原来柳生春，有此一段阴骘。我说文章上欠功夫，怎知“色欲”二字，就是登科发经。我不免将此事申明贡主大人。正是：

(念) 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说与读书者，何愁不三元。

(申嵩下。)

【第十二场】

(孟德禄上。)

孟德禄 (西皮摇板) 王有道丧天良无有报应，
到如今反落得金榜题名。
他不该弃糟糠无踪无影，
看起来读书人没有良心。

(白) 小子孟德禄。只因为我家姑娘，被王有道休弃回家，每日啼哭。员外命我进城打听。谁知王有道中了进士。越发怪气了。幸得有一同年，名叫柳生春，那夜躲雨，就是此人。他将此情由，与老师说明。现今他们同年，和王有道前来请罪，迎接姑娘回去团圆。我等王有道到来，哈哈，我要痛骂他一场，出出我这口气。

(孟德禄下。)

【第十三场】

(王有道上。)

王有道 (西皮摇板) 赴罢了琼林宴自觉反悔，
见岳父和岳母劝妻回归。
走马儿归家来安排请罪，
(白) 咳，
(西皮摇板) 到如今方知道事错是非。
(念) 读书侥幸已成名，到底糊涂心不精。琴瑟夫妻欠礼仪，悔迟方知自高人。

(孟德禄上。)

孟德禄 (念) 好言虽已说离根，谁知离根未曾明。
(白) 哟，哈哈，王老爷，我家员外亲自送夫人回来，下次不可休弃了。

王有道 (白) 不必多言。有请员外、安人，吩咐鼓乐相迎。

孟德禄 (白) 有请员外安人。

(孟明时、孟夫人同上，过场，同下。孟月华上，下。孟明时、孟夫人、孟月华同上。)

王有道 (白) 岳父、岳母请至内堂。

孟明时 (白) 吓，安人，他夫妻见面，必有一番言语，你我到后堂闲话。

(孟明时、孟夫人同下。)

孟月华 (白) 我好苦也。
(西皮摇板) 自幼父母娇生养，
盈盈十五配王昌。

		才蕴不将道韫让， 德好可也比孟郎。 既读诗书不思想， 奴岂柳絮随风狂。 今日何言从跨讲， 相逢只恐梦一场。
王有道	(白) (西皮摇板)	娘子吓， 男儿志气三千丈， 污秽之言岂能当。 黑夜碑亭虽明白， 一时性急未推详。
孟月华	(西皮摇板)	风雨不测人难量， 阴晴皆有日日光。 陈裸袍门良心丧， 休书好似杀人场。 手摸胸膛想一想， 负义王魁比你强。
王有道	(白) (西皮摇板)	娘子吓！ 世间万事皆原谅， 何况丈夫与妻房。 从今改过不追往，
孟月华	(白) (西皮摇板)	娘子吓， 可念昔日恩义长。 苦吓！ 提起昔日心悲伤， 同枕共衾似鸳鸯。 向年恩爱无偏向， 为妻有话且商量。 碑亭之事却已往， 狠心男儿毒心肠， 只念从前恩爱广， 即便不赔罪有何妨。
王有道	(西皮摇板)	也罢， 王有道跪在厅堂上，
	(白) (西皮摇板)	你是我的好妻房。
王有道	(西皮摇板)	咳，罢！
孟月华	(白) (西皮摇板)	就此机关来和畅， 呀， 男儿志气正光方。
	(孟月华下。)	
家院	(内白)	同年兄到。
王有道	(白)	有请。
	(柳生春、二进士同上。)	
王有道	(白)	请进。
柳生春、		
二进士	(同白)	年兄请上，我等参拜。
王有道	(白)	不敢不敢。请问柳年兄可曾娶妻？
柳生春	(白)	小弟乃贫素之家，而况年幼，故还未曾。
王有道	(白)	如此弟有一妹，名唤淑英。欲与年兄永结丝罗，不知尊意如何？
柳生春	(白)	小弟怎敢高攀。
王有道	(白)	不必过谦。就烦二位为媒。今日即是黄道，就在舍下，拜为花烛。二位年兄，代做赞礼。

二进士 (同白) 小弟代劳。请新人交拜福揖。
(孟月华、王淑英同上, 【吹打】。)
二进士 (同白) 恭喜贺喜。
王有道 (白) 后堂摆宴。
二进士 (同白) 讨扰。
王有道 (白) 大家畅饮。
众人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完)